

悬! 陕西小伙被中国第一毒蛇咬伤 急! 沈阳“蛇博士”飞越千里救一命

SOS! 咸阳—北京—咸阳。

半夜10时,24岁的马广志在陕西咸阳被中国第一毒蛇银环蛇咬伤,生命垂危,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……

一旦毒性发作,死亡率几乎为百分之百。

然而,当地医院对这种蛇毒没有治疗经验,全家开始网上求助。



史静耸是一位蛇类研究者,他为了寻找、观察、拍摄野生蝮蛇在全国各地奔走。

本稿图片均由当事人供图



史静耸在实验室正在对毒蛇进行研究。



史静耸发现了一个蝮蛇的新物种,并为其命名为“红斑高山蝮”。

朋友圈看到求救信息

当晚11时,“蛇博士云哥”在朋友圈看到有关马广志的求救信息,一看是银环蛇,“蛇博士云哥”紧张伴随着焦虑。

“云哥”是沈阳人史静耸的网名,研究毒蛇多年,在业内小有名气。史静耸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两栖爬行动物研究所,如今是中科院古脊椎所博士生,已有7年的与蛇打交道的经历。

史静耸常年和毒蛇打交道,一般毒蛇咬伤已经司空见惯。但银环蛇是中国第一毒蛇,在世界毒蛇界也赫赫有名。

银环蛇毒是强烈的神经毒素,毒液对人的致死量只需要几毫克,被银环蛇咬伤后,伤者会出现神经麻痹的症状,最后呼吸衰竭、心跳停止,若不及时干预治疗,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,而留给伤者抢救的最佳时间却只有短短几小时。

电话里指导家属救人

晚11时20分,史静耸和马广志的父亲电话联系,指导家属:一定要上呼吸机,维持生命体征,否则几个小时后伤者就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。

因为知道只有抗银环蛇血清能救马广志的命,史静耸提供了厂名,让家属赶紧联系血清生产厂家,就近拿到血清救命。

“陕西生产血清的厂家没人接电话啊,打了无数电话,大半夜的厂家都下班了,陕西这边医院也没有储备血清。”电话那头的马广志父亲很是焦急,此时马广志已经中毒2个多小时。

“我被毒蛇咬伤过,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(304医院)接受过治疗,那里应该有储备的血清。”史静耸电话联系该医院,但无人接听。

寻救命血清直奔医院

快起床、穿衣服、拿证件、凑钱……

史静耸摇醒室友周亚纯:“给我拿1000元,救人,快,别问干啥,回来再细说。”

他一边收拾包里的东西一边冲了出去,打车直奔304医院。

“医生,麻烦您帮我查查有没有银环蛇血清,有人要救命!”

“为什么给你查,你是谁?有诊断吗?”

“就算有也不能给你,这是特殊处方药品,医院有明确规定,仅限患者本人在本院使用,不对外出售。”

史静耸出示了中科院博士生的相关证件。医生确认了身份之后当场打了药局电话查询,得到的答复是银环蛇血清有库存,且只有一支,但是军区医院规定比较严格,救命的血清不能随便拿走。

凌晨3时,史静耸联系了小马在陕西省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,让他出具诊断证明,证明明确需血清来救命。

医生没遇过这样千里传诊断书的事儿,需要联系院领导确认怎么办。

史静耸在304医院不断奔跑、反复协调。

急诊室、值班室、挂号处、药局……

当时是凌晨,史静耸需要让每个人听明白事情的紧迫性,并让对方在短时间内作出“行还是不行”的决定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一股劲儿鼓动着史静耸,嗓子哑了仍在诉说,北京、陕西两家医院领导最终达成一致,通过电话传真发过来各种手续和证明。

从凌晨2时到早上6时,天逐渐亮了起来,经过一个通宵的努力,304医院破例同意:办理抗银环蛇毒血清调出手续。

抢时间飞陕获机场帮助

拿到血清,问题又来了,怎么把救命血清送到千里之外的西安?

坐飞机!史静耸直截了当地作出选择——拿着血清坐飞机去陕西,没有比这更快的办法。

忙乱中的史静耸反而清醒稳重,连续做了几件事:

打电话将研究所里的研究生熊武阳从睡梦中叫醒,让他帮忙在实验室找一些冰袋和保温盒,因为血清必须冷藏保存和运输。

“拿到血清已经是早晨6时,我打车先回所里,车到门口我都没下车,拿到保温箱直奔机场。”史静耸说。一个晚上没睡觉,但是史静耸毫无困意,内心只有十万火急。

同时告诉小马父亲:“天亮了,再联系厂家找血清,北京这一支可能不够用。”

怀抱着救命血清,史静耸向机场飞奔。

因为堵车,史静耸没有赶上早7时最早的一班飞机。他急疯了,在机场焦急地查找航班班次,上午飞咸阳的航班基本售罄。

“我儿子情况越来越不好……”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过来,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史静耸提着装着血清的盒子,在首机场三个航站楼之间辗转狂奔,询问机票的状况。

史静耸用近乎吵架的语气跟多个航空公司沟通、插队,但却没勇气再接小马父亲打来的电话——不敢告诉他还没买到机票,又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。

最后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买到了一张10时许去咸阳的机票。

揣着救活素未谋面伤者的希望,史静耸携带救命血清登上了前往咸阳的飞机,踏上千里急救的旅程。

一夜未眠,一路奔波。史静耸的目标只有一个:把血清送到地方。

协同医生救回一命

下午1时,史静耸终于把这支救命血清送到了陕西人民医院。小马家属也在中午成功联系到了厂家,厂家就近调配了三支血清,由交警支队一路护送到医院,医生第一时间给患者注射了一支血清。

有了血清,却迎来了棘手的问题,陕西省人民医院没有成功抢救银环蛇咬伤患者的先例,遵照血清的说明书,只给马广志按照常规剂量打了一支,但患者迟迟不见起色。

史静耸接触过多个被蛇咬伤的病例——危重病人至少要用3到4支血清,甚至更多,“一支血清不够,我亲眼看着朋友被毒蛇咬伤后,连续打了3支血清,昏迷了72小时才醒过来的!”

“想办法劝劝医生,不管结果怎么样,把剩下的血清也用上吧。”马广志的母亲语气已经近乎无力。

“好吧,我跟他们讲讲道理试试看。”史静耸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和科研经历,几次接触银环蛇咬伤治疗案例和文献资料,跟主治医生反复沟通协商,解释血清与蛇毒作用的原理。

“因为咬伤的时间太久了,血液

中游离状态的蛇毒大部分都已经与组织细胞结合,这时候需要更大剂量的抗体才能起到置换毒素的作用!”

“要不你们现在就给广东广西的蛇伤医院打电话!让他们告诉你银环蛇咬了血清到底要打几支!”

“就算没用,蛇毒血清只要控制好过敏,又不会有过多的害处,多用几支又能怎样?!用了患者家人也就可以放心了,既然千辛万苦搞来了你们干放着做啥?!”

在史静耸的努力下,医生和家属的协商,监护人签字同意超量用药,把余下的几支血清分几次注射。

先后注射了4支血清后,马广志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,睁开了眼睛,恢复了意识。

史静耸悬着的心也落地了,小马家属要给他安排食宿,他拒绝了,“钱留着给孩子用吧,不用管我。”

因为做出了特殊的努力,史静耸获准到ICU病房探望,马广志基本上能进行正常交流,其浑身疼痛、舌头以及喉咙麻木的状况也开始好转。

看到伤者已无危险,史静耸谢绝家属的酬谢,默默地离开了。回到研究所之后,除了跟导师刘俊研究员汇报事情的经过,再没有提起此事。

直到20多天后,中科院古脊椎所突然收到马广志家人寄来的锦旗和感谢信,大伙才知道史静耸从中国第一毒银环蛇口下救人的事儿。

“不跟单位说,是因为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我个人行为,怕一旦出问题会让单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。”

“救人是正能量的事儿,但我更觉得这是学以致用的一个例子,我用所学的知识帮助了别人,这是最大的学习成果。事情落在我身上,我没有理由推掉。”史静耸说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吉向前